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40nB481

古音王傳

清 廣真著並序　古心評并引

凡則　黃毓英評　元善評

前有船子曲　燈輝集

慧澤序（依駒本增入並印）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引
  - 評
  - 原序
  - 凡則
  - 船子曲
    - 擬華亭船子曲序
    - 吹萬和尚船子曲
    - 附住興龍解制抱病欲歸詞
    - 幻場運甕
  - 庚極太子越城為寇
  - 五路魔黨投禮西山
  - 圓滿皇帝差使探討
  - 探使回報各營奸細
  - 接命道人揭榜降魔
  - 西山王大戰五路兵
  - 空谷禪師計困西山
  - 瞋愛二魔進計衝伐重圍
  - 表奏靈山老母求計
  - 無位真人定連環計
  - 西山大王陷連環陣
  - 真人皇帝同碎虛空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刻古音王傳引

古來除不盡底葛藤，已被吹萬老人一口咬斷，只因婆心太切，不忍頓割。年來語錄百種，靡不別開手眼，真有不度眾生、不成佛底願力。奈世間伶俐漢，能得有幾？必須慈悲，因便設筏。一日，過鐵壁和尚丈中，得《古音王傳》，讀之，據案大呼曰：「在是矣！在是矣！」或問古子：「此與《西遊記》是同是別？」卻又不然。作《西遊》者，疏疏莽莽，如燈取影，人不善讀，未免泥辭著相，絕不知主人翁姓張姓李。此《傳》妙在不即不離，道是一卷度人真經，卻言言遊戲；道是一本消閒詞話，卻又時時漏逗。笨如古子，也覺心花頓飛，世上伶俐漢，當有十倍於我者。萬丈巖頭，直翻筋斗，區區窠臼，陷不住也。謬為評點，以付梨棗，師既肉上剜瘡，我又佛頭著糞，罪過！罪過！鐵壁和尚曰：「無妨，古子亦不可謂非婆心也。」

崇禎辛巳孟夏月平都秤叟古心題於忘廬

鐵壁師吹萬，吹萬師朝陽，朝陽師鐵牛，鐵牛遞接大慧，歷歷源頭，一代高似一代。此《傳》則吹萬老人之寓言也。秤叟取而讀之，讀而批之、詐之、圈之、點之，復刻之，固是識奇，亦其手辣。觀者於有字句處看批評，於無字句處看圈點，庶不負秤叟之苦心，亦不負老人之至意也。紅杏枝頭春意鬧，大家會取本來人。

社弟延卿黃毓英評

吹萬大師就情識中指出虛空，秤叟即於下手處拈出痛癢，覺一切枝蔓俱可燒卻。雖然，會看，縱稗乘野史，無非消息；不會看，則至言要道，亦屬筌蹄。是在諸人領取。

社衲雲懶元善評

原序

瞿曇世尊苦行六年，垂手四十有九，法開半滿之門，乘分頓漸之教，末後拈花，直指本來之面目，無非欲人人同瞻佛性，共證菩提已耳。蓋自古真流常謂人身如城國、血氣如臣民，黑暗不停之念，及視聽言動、意必固我之私，即魑魅魍魎、禽獸、戎狄之類，所謂魔強法弱者，此也。第觀吾身，苟於靜定之中尋伺其方明之竅，自覺一日之間起滅無窮，剎那剎那未有纖毫暫息，及至昏夜，方倚杭舒寐以求其止，然而一鼾之中又焉知有華胥、槐安之奔碌？似此則一生勞勞未已，設使豎子揶揄，將何如哉？殊不知分內自有不彫不

損、無聲無臭之物在，得之者幾人乎？余故不憚饒舌，勉為一喻，令後人易曉。且如下工之際，必如聖人垂拱，大將臨敵，先認大統之心君，次識忠良之輔相，以蓄內外之子民，然後察叛逆之魔王，擒奸佞之群小，總以壇帳，運以韜略，使民安國富，主君得定，而性可見，命可復矣。張紫陽云：「先且觀天明五賊，次須察地以安民，民安國富當求戰，戰罷方能見聖人。」此言豈虛設哉？若夫認賊為子，以佞為良，不知君臣之綱紀，未曉國家之調度，燕鳳同群，狐馬作伴，致日消月損，盡埋下土，亦何益也？故作是《傳》以喻之。

吹萬野人說

秤叟曰：「即此便是《楞嚴經》，覺七逐為煩；即此便是太極圖，覺圓相為贅。」

凡則

- 《傳》中所言帝者，虛無之體也；震皇太子，即性也，天理也；庚極太子，即情也，人欲也；獼猴者，六識之種子也；含藏識者，根本無明也；接命道人者，坎宮修命之法也；空谷禪師者，離宮修定之術也；無生老母者，虛空了當之處也；無位真人者，天命也。總由教入道，而率性以復命也。觀者細思之。
- 《傳》中「忽」字、「正說間」、「正想念間」字，重疊拈出，政見，隨發隨應，機無轉待處，不可忽過。
- 《傳》中如般若所奏，是實地工夫；如斷接命、空谷數語，皆得手真諦，莫作口頭讀過。每段頌偈，尤宜著眼，至囑！至囑！

忘道人識

擬華亭船子曲序

澤玩擬船子一曲，似鄰於戲，第果戲耶？非戲耶？嗚呼！菩薩出胎，羅漢隔世，不無迷昧，矧茲薩埵，迺可廢提醒耶？然則，今日此曲，正覺世中權巧一法，所亟需而不容緩者，如遽以本地象王、空林獅子相與質證，是欲其視而反蔽之，孰肯傾心？且孰肯啄味？辟夫《陽春白雪》，諧耳者百不一二；《下里歌謠》，聽者始舞掌矣。凡賜觀者，毋言果戲，倘以戲視之，往昔《南徐行歌》化俗，非出自見道者乎？近時《曇華一記》又非出自縉紳者乎？正亦覺世權巧之一法，唯大觀者能闊視，而井底者乏全目耳。故敢為之說，用次於後。

門人蓬蓬子慧澤撰

吹萬和尚船子曲

侍者燈輝集

堪忍娑婆世界，應憐纏繳華亭。隨波好去慢叮嚀，船到岸頭始定。山僧乃船子和尚，可是嘆咱[口*每]在那過去底時節，只為個降不伏底水牯牛、捏不殺底猢猻子，干惹得一個淨裸裸、赤洒洒底主人公，翻筋斗撲落在蝴蝶夢中。幸喜得醒起來，依舊是個莊周。好看得玉珞金貂一場戲，只是個華胥底英雄；識破了尼連雙樹四句偈，纔算得涅槃底老子。是則是，火宅中一條路，忙教著出去；苦則苦，愛河裏七根繩，強拽將進來。剛纔鐵面子底，頓一下鬚髮盡落；又道擔板禪底，免不得葛藤相牽。正是憎檻復欣籠，何異避溺翻投火？罷！罷！罷！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儘著我做了一場漏逗；過去心、未來心、現在心，不由他把住一個郎當。又遭那碧眼胡說甚麼西來意、超佛越祖，卻依個香嚴老悟甚麼祖師禪、打石敲筠。呵呵呵！蚤知道饑在萬年倉，就曉得渴居大海水，著甚麼勞騷？哄得我東打西敲，指樹吹毛，到頭來徹底掀翻，也只是一根剝盡了無下手底芭蕉、嚼碎了沒滋味底虛空，卻交付個上大人，莫昧了，可知禮也。山僧到這個田地，有鼻難嗅，有話難言，于碌碌自作自受，休怨他人，華亭岸上又作麼生下落？來到此間，不免逐境隨流，看此乃興歌作樂之地，山僧也只得假一個「身為浪子偏憐客，慣愛貪杯識醉人」底榜樣，以他[口*每]世路中一年時景，亂說個七言八句底古頌，以咱[口*每]落髮辭親、脩行得道底絡索，調一個漁歌子底曲兒，醒他一醒，有何不可？

正月律中是大簇，嚶嚶鳥語枝頭宿。五木煮湯浴人歡，六帖造符驚鬼哭。白獸樽來庭裏獻，屠蘇酒向囊中掬。落梅帶火元夕行，廣陵帝在虹橋目。落梅殘，深夜倦，風塵怕入傷心變。好紅顏，驚皺面，驀地揶揄誰見？痛娑婆，悲冗眩，鼠肝蟲背如何戀？細追尋，忙脩鍊，免使蘭膏先煽。釋迦彌陀佛，觀世音菩薩。細追尋，忙脩鍊，免使蘭膏先煽。念聲佛，南無佛，阿彌陀佛。

二月律中是夾鍾，萬物分榮春色濃；黃鸝樹上催華木，玄鳥山前舞翠峰。淑景風回楊柳面，鮮雲靄落杏花容；鷹化為鳩堪喚雨，行人綠野興慵慵。醉漓身，醺落魄，江頭采石沒仙客；惜詩腸，嗟翰籍，獨自依依河伯。憶吾曹，將孰擇？須尋趙老烹茗益；鼎煙霞，山翠碧，掬取溪邊流湝。(合前)

三月律中是姑洗，子規啼時傷客邸，既秀桐花送春歸，將然榆火驚炎啟。南浮橋上玉公褉，東流水邊郭虞沛，土人渚逸解杯環，至今城洛猶濟濟。降書來，歸夢迫，從來粉臉戕誰白？縱傾城，總囊革，說甚守宮塗額？看琵琶，聲嗶嘖，空教魂赴金城陌。莫隨流，須安宅，長縷腰間繩索。(合前)
四月律中是仲呂，炎炎城戶當初暑，麥波隴頭瀛浪飛，梅雨林間清濤語。荷知有熱蓋先擎，柳為無寒綿盡滑，西乾天竺吐九龍，釋迦象落王宮處。羨揮鋤，堪俊傑，老龐滄海金銀別。積珍珠，成恨切，忽爾墮，園何悅？怨錢飛，將戶闔，男兒志肯甘清節？鼎盛鼞，瓢住雪，阿堵從今休說。(合前)
五月律中是蕤賓，木槿籬邊處處新，彩色絲纏長命縷，沐蘭湯浴好芳荀。百舌無聲林寂寂，楚人有歡水呻呻，龍舟發鼓汨江上，角黍猶為屈原因。號重瞳，誇按劍，英魂只向烏江淹。怒悻悻，瞋焰焰，氣盡難逃歸窆。峙不周，頭觸欠，共工此恚作何厭？興堪嘲，心損念，雖作羼提非僭。(合前)
六月律中是林鍾，腐草化螢炎氣熾，環爐王仲火圍座，交扇謝老汗流胸。朱提山上群鳥絕，水井臺邊眾士從，只有綠荷花向日，煙霞光照影池筇。石渠藏，天祿住，甘泉投閣空成賦，作三都，書露布，留得陌頭荒墓。總金壇，稱仲父，浮雲過眼經朝暮。急追尋，休馳騖，恐怕光陰虛度。(合前)
七月律中是夷則，涼風乍至西亭側。白露寒蟬樹上鳴，綵縷金針庭裏纏。子儀銀洲目視軿，郝隆七夕腹當袒。唯有僧俗悉營盆，《盂蘭經》上稱功德。歎傳柑，嗟割肉，鼓盆不見莊周哭。謝熊丸，代刺目，豈若泥洹真復。珠雙雙，文郁郁，楂梨卻也寒枯髑。沒來由，空剝碌，挽卻早圖天竺。(合前)
八月律中是南呂，秋聲夜夜聞砧杵，鷾鴯一去線難瞻，浮槎復來機相與。庾亮樓前月照窗，謝公艇上風傳語，廣寒宮裏色清虛，竹杖為橋登其所。越西城，求翠岫，終南雲靄山環秀。柳風飄，梧月逗，隱隱清香初嗅。過漣溪，寬宇宙，平途花鳥煙霞透。結茅廬，開圃囿，先且攀藤來搆。(合前)
九月律中是無射，鴻雁來賓雀入澤。登山飲酒羨悲風，坐湖聯句懸海汐。武帝適情臺可遊，陶潛興到菊堪惜。只有溫令作文嘲，笑得參軍聲嘖嘖。問仙陀，敲北谷，袖香一展金針昱。付牛車，兼鹿轂，難道青蓮無育？指黃華，參綠竹，法身般若誠堪祝。海航遙，銀浪速，休擇士農漁牧。(合前)
十月律中是應鍾，寒風冽冽復傳冬。清池水定冰光凍，焦槐火改霜色封。講武行隊出天子，滌場歌舞自鄉農。虛之一孝曾天感，楊梅兩實味濃濃。鎖金牛，繫木馬，繩床一坐松巖下。世情休，

塵焰寡，數陣風濤幽雅。躡天根，傾大冶，乾坤踏破實消灑。夜符明，如意赭，提起娑婆難價。(合前)
冬月律中是黃鍾，陰化陽升一線逢。風行廣莫吹寒卉，日軌巽維徹凍峰。進退八寸單觀美，消起兩至只朝冬。地雷震動堯夫讚，大音玄酒實堪宗。繫虛空，除線索，含唇笑點春光額。色青青，形赤赤，想是日來潮汐。頓心寒，瞪眼碧，鷺鷥驚起沙汀舶。出靈荒，遊廣莫，不折紫磨金策。(合前)
臘月律中是大呂，梅花帶雪侵人語。潔潔時魚親帝闕，沖沖冰鑿臨江渚。長炬照田吳鄉人，靈葩採獻陳氏女。餽歲除夜祭祖先，卻歡春色重來與。吐龍唇，垂象足，霏霏花雨瘳人毒。來山環，返水曲，莫使迷頭顛[起-巳+告]。北曦曦，南旭旭，兩人共照何拘束？莫胡猜，休亂欲，這裏豈容真俗？(合前)

(
分疊既成五種禪，　折金無處不垂涎，　秖因陸徑皆茅塞，　依舊重撐般若船。
)

附住興龍解制抱病欲歸詞

聚雲和尚平常性情瀟灑，雖病中危篤，猶對近侍之人敲拍唱詠。時，西堂蔚公請而記之，正見師如古人所謂「老僧有個安閑法，八苦交煎總不妨」之意也。書記慧謐沐手和南錄。

幻場運甕

打掃竹林方丈，勤添席上栴檀。石榻爐邊自穩，相依堂老清閑。小僧乃聚雲和尚侍者是也，這幾日和尚四大不安，今日稍可，想要起來清坐一坐，小僧只得在此伺候。遠看蜘蛛行事，偏他腹內絲多。三教門前結網羅，蚊蚋蜂蝴放他不過。有朝一日，落地金雞啄，惡貫滿盈自作。侍者問訊：「和尚今日為甚麼不戴僧伽帽、陀頭氅衣？莫不是厭作和尚耶？」
(拍拍令)我看那和尚呵，他駕著日輪香象，降入王宮，指天指地，卻勞了許多閑氣。又看他太子遊門，十九踰城，雪山苦行，睹明星徹道了，來到菩提樹下，只落得一場兒磨累。及至四十九年說法，末後拈花，干惹得後代兒孫行棒行喝，拈鎚豎拂，七顛八倒無休息。到而今，只落得細雨洒花千點淚，淡煙籠竹一堆愁了，怎能句衲披蒙頭萬事休，綠岸紅曦淺水流，瀟湘雪夜歸來晚，明月蘆花到處秋。既不做和尚，莫不為逍遙道者否？我看那道者呵，他自那八十年懷胎，手攀樹枝，左腋降生，指李為姓，已成了一場兒怪事。又看他周靈王時，守藏史，柱下史，竊仁者之名，贈人以言，何曾得

絕聖棄智？及至紫氣出關，尹喜請問，注了五千言道德，為甚麼道個我生何以晚？泥洹亦何早？不見釋迦文，心中常懊惱了，怎能勾一片白雲萬里煙，千株松下湧寒泉，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別有天地非人間？和尚、道者既不做，莫不依舊為儒者否？我看那儒者呵，他初生時，蒼龍繞室，五老在門，麟吐玉符，王商周而素王出，已成不祥之瑞。又看他刪《詩》定《書》，訪樂萇弘，問禮老聃，卻是些懸疣負贅，及至教下了三千徒眾、七十二賢，為甚麼再逐于魯、伐樹于宋、削跡畏匡，返惹得後代兒孫爭名奪利、誇富稱榮？一個個相逢盡道「休官去」，林下何曾見一人了？怎能勾一掬清泉世界寬，袖中此石東海瀾，千里江山千里盡，一溪楊柳一溪煙？曾聞和尚易字性空，今三者不做，何不稱個空三教？呵呵，你正抓著我痒處了也。一僧一道一儒流，三人共話幾春秋，不知說個何年事，直到而今笑未休。我看那天地未判、世界未成時，早有一物，動立天根，靜持地軸，落在人間，傳聲空谷，只是叫不響也。我看這三教底腔子，如三甕然，若處一甕之中，只知一甕之消息，定不知別甕之消息。若能運甕，必出甕外而運之。我何不作個運甕老人呵，卻把這道冠儒履佛袈裟，和會三家共一家，個中若了全無事，重陽九日燦黃花。

(
蝶臉蒼鬍纔老叟，　一回換面叫孩兒。　曲罷帳中無箇事，　你是何人我是誰？
)

詞曲終

捐衣貲重刻

上吹下萬師祖古音王傳船子曲、運甕詞。

以廣流通，用滋福慧。

曾孫(性（明　禪）)徒(空)孫(法)。

古音王傳

吹萬野人著

秤叟居士評

庚極太子越城為寇

天地未判，日月未分，古音王國，太和元年，圓滿清虛皇帝即位。是時，分天地，曜日月，變山川，化萬物，燮理陰陽，制裁文武，四境昇平，八方朗靜。正是：乾遇巽時觀月窟，地逢雷處見天根。忽宮內出現慈悲之法相、宏彰招提之聖境，欲圖

後嗣，以立人極，潛心默告虛空，夜感神夢，產下二子，一名震皇、二名庚極，頒敕天下，曉諭軍民。至太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，庚極太子自將天祿閣藝志經籍，火燼無存，宮人車馬，棄之弗用，獨引素練，即君，手執紫金花，身駕白虎，頭頂銀盔，體掛銀鎧，倒拖銀鎗，徑越西城，投入我慢山，結廬為寨，肇立大旗，上書「西山大白虎神王」七字，招兵養馬，蓄積資糧，不知為何事件。偈曰：清淨本然物我無，覺明為幻竟成竽。一聲鼓動生生竅，驀地山河萬象鋪。

震皇、庚極，俱有深意，震屬木，庚為金，情者，伐性之斧也。何故？以八月初三逃金行秋令也。

五路魔黨投禮西山

卻說古音王國內有一佞臣，名曰含藏識，因帝見伊素有謀主之心，每常責貶，以此懷隙，又見庚極太子私奔郊外為寇，自思不若乘機出朝，訪一深識韜略、遁術者為輔佐，再覓慣習六師、精專藝勇者為頭領，多招兵卒，投助西山王，眾力齊功，則土地三分，侯王必得矣。於是寅夜亦越西城，適一陣狂風，飛沙走石，須臾間似有峨冠者立於前，謂曰：「吾乃知識神也，見汝有此大用大志，特來授汝一書。此書惟五蘊山無底洞六耳彌猴能曉，汝可急求，以成大事。」識聞此說，不甚欣樂，遂直往投拜六耳彌猴。猴曰：「子是何鄉之人？欲求何事？」識曰：「我乃古音王國內臣，今欲報怨，恨無高明之主，幸神人授我幻書，特來哀求大師，同謀永業。」猴聞此言，喟然歎曰：「予住此山，亦受帝王之害，謂我博古通今，多知天文地理、悔吝憂虞，恐後有不測，常將慧火掣燒我目，圖絕我而自安也。早欲叛之，恨無其主。昨聞庚極太子已入我慢山，自稱王位，今又得其賢侶，共招黨類，齊助西山王，以圖事業，豈不美哉？」言罷，各駕孽龍一條，手執招軍旗一面，巡遊四方。至東路，招四毒將軍：貪、瞋、癡、愛，各統雄兵四萬，為左營；西路，招七惡魔王：喜、怒、哀、懼、好、惡、欲，各統雄兵七萬，為右營；南路，招五毒將軍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各統雄兵五萬，為前營；北路，招六寇幻師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各統雄兵六萬，為後營；中路，招二妒追魂將：斷、常二見，各領雄兵二萬，為中營。三聲炮響，各掛頭盔衣甲、鎗刀器械，分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之高旌，列東、西、北、南、中之方面，旗旛閃閃，金鼓喧喧，五路人馬齊奔西山。正是：一念機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。卻說西

山王一日宴坐寨中，自歎曰：「人生在世，箇箇皆秉正氣而成，安得無懷德保仁之念、存心養性之工？奈何煩惱不興、菩提未得？若欲火裏栽蓮、真人出現，也須要顯無明、振覺想，於人情內覓道情、酒色中訪彌勒，方為出世丈夫、超群烈漢。今我父兄獨守枯寂，形同稿木，心若死灰，不認我為真子，不遺授我天下，我故於此結寨安營、停兵積草，他日鼠離碣石、足下生雲、浪鼓滄溟、翼摩穹昊，那時心滿意足，然後入山了道，未為晚也。」正說間，忽寨外炮響，魔兵齊至，眾聚寨前，大呼：「西山王萬歲，萬歲！我等願為爪牙，共圖江山，伏望大王收納。」王即答曰：「奇哉，奇哉！正是：煩惱遇妄想，魚水自相投。」遂將六耳彌猴立為大軍師，號令眾將，斬殺自繇；含藏識立為總督大元帥，掌握兵權，督理軍儲，五路總領人馬，照舊安營，認方下寨，聽候午陽令出，發兵前進。偈曰：一波纔動萬波隨，使惑如烽不自知。打開王宮空若夢，他年枯朽慕當時。

六耳獼猴有微意，六根惟耳最甚，觀世音，上也；聲聞、緣覺，次也，我夫子直至從心不踰、併耳順，不足言矣，此謂如來。

圓滿皇帝差使探討

卻說圓滿皇帝夜夢四兆：一、太山欲崩；二、四海水泛；三、臣民悲泣；四、內宮逃散。忽覺，通身汗流，急宣眾臣并震皇太子，出殿問曰：「我此四兆，吉凶如何？」駕前般若丞相執笏奏曰：「此乃國家遷變之相，陛下宜洗心滌慮，以永天命。不然，則江山廢矣。」正商議間，忽有一將飛馬徑奔殿前，俯伏大哭曰：「國家喪矣！」眾官扶起，奏曰：「臣乃西關防禦將軍覺照。今有庚極太子，背父私逃，勾引奸賊含藏識，訪求五蘊山無底洞六耳獼猴，大積軍兵，於我慢山自稱王位，多方幻術，殺害生靈。若不早滅，江山難保。」帝聞之，昏倒於地，須臾方甦，急詢眾臣曰：「此事何如？有良策者，不妨早奏。」這正是：只因一念妄覺照，自家人害自家人。時，般若丞相奏曰：「陛下且自寬懷。臣聞古人云：『妄想原來本是真，除時又起一重塵。言思動靜承誰力？仔細看來無別人。』《傳》云：『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；不知己不知彼，百戰百敗。』庚極太子雖是自家之人，今已中群黨之毒，一時難解。當時陛下既知庚極太子久有私逃毒害之意，必須時時謹察、刻刻調停。若遇動時，以善止之。今已遠矣，愈隔愈疏。分明是個中秋月，今日翻成兩半邊。陛下既欲剪除，可差覺照將軍并

善能分別對治官，粧作軍人，潛入彼營，細探有何異術本事，以便征討。」二人領命，前去打探。偈曰：佛性圓通物我如，渾身大地一瓊琚。個中有念鴻門碎，縱覺那能復始初。

世間伶俐兒郎，都被朋黨引壞，一念稍動，則諸邪易入矣。制外不如防內，讀之猛省。

探使回報各營奸細

卻說覺照將軍與善能分別對治官二人，齊出西城，卸了冠裳械甲，粧作軍人，暗入西山寨內，從左營至右營，復從前營至後營，又入中軍帳內，探其諸將謀略巧術明白，轉回本國，詣太極殿前呈奏。是時，國內眾臣、官僚士庶，齊集聽白，奏曰：「臣領聖旨，前去魔寇寨前，探得庚極太子，乃北方水中之金氣，出現於世，繼位西方，得白虎煞氣而威雄，變而為情，其體好動，動時山崩地裂，魔寇齊出。此毒若無法度擒之，亦能相織為輪迴六道之模，亦能染污其覺地三身之體，翻頭作足，播智為識，為害不淺也。因此一人妄動，故起多端黨惡。至於部下，左營四頭自：首者貪，其性好欲，欲心一動，變而為水，以淹生靈；二者瞋，其性有火，毒火一發，能熾萬物；三者癡，其性多藏黑氣，若黑氣露時，令人昏迷；四者愛，其性藏絲，從口吐出，將人綁縛死地。右營七頭目：首者喜，其性歡樂，若動時，令人陷入泥犁坑；二者怒，其性毒，若發時，令人變為蛇；三者哀，其性憂慼，一動時，令人魂魄自損；四者懼，其性驚疑，忽發時，令人心驚膽顫；五者好，其性多愛樂，一動時，令人化為禽獸；六者惡，其性嫉妒，暗舉時，令人變為蟒；七者欲，其性貪淫，一動時，令人輪迴不止、六道不停。前營五頭目：首者色，其性惑亂，若動時，令人顛狂著染；二者受，其性喜繁華，若行時，令人陷於刀山劍樹；三者想，其性奸猾，一舉時，令人碎心剖腹；四者行，其性執固，若遇時，令人敗國亡家；五者識，其性幽隱，若遇時，令人染物迷心。後營六頭目：首者眼，其性多愛戀，若遇時，令人喪目失光、著境不回；二者耳，其性貪聲，若遇時，令人隨身墮地；三者鼻，其性貪香，若遇時，令人聞香飲毒；四者舌，其性貪味，若遇時，令人得味成病；五者身，其性貪細滑，若遇時，令人入鐵床銅柱；六者意，其性散亂，若觸時，令人入一十八重生死網。中營二頭目：一者斷，其性剛烈，若遇時，令人化為木石；二者常，其性不謹，若遇時，令人自纏其體。都督大元帥含藏識，其性毒惡、多謀多慮、巧詐百般，若遇時，

令人或現禽形、或現獸形、或現鬼形、或現魔體，更不能復見本來面目。六耳獼猴，其性上識天文、下識地理、中識人倫正道，三教九流、百家子書，無一不通、無一不曉，若遇時，令人肚腸寸斷、心肝粉碎、九孔長流、分形滅相。」帝聞之，號聲大哭，眾臣亦皆齊泣倒地，悲曰：「吾國有如此大毒，我君臣命垂旦夕，教朕如何得以慰生？」時，般若丞相含泣奏曰：「陛下且自保重，昔世尊曾道：『我在鑊湯爐炭裏成等正覺、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。』何必深慮悲戚也？正是：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。伏望陛下敕出榜文一道，張掛皇門外，招納賢士，以討黨逆，幸勿多憂。」帝然其奏，頒降榜文一道，於門外，曉論：「如有達天地造物、陰陽化機、熟識討賊之法者，許揭榜面奏，當拜為軍師。日後功完行滿，願為門弟子，與師入山了道。」偈曰：「百年干戈焰氣雄，何曾一箇外寰中？關頭出入皆由覺，潦倒於今又說通。」

諸魔之害，和盤托出，婆舌婆心。明知山有虎，固作採薪人，可歎可笑。

接命道人揭榜降魔

卻說北海玄武山接命道人，自幼離塵出家，入山年久，得至人授，有接命之工，專以保精納氣為主，今已功成。聞國內招賢納士，徑入城中，看畢榜文，揭下，被皇門官報知，宣進殿前，大會群臣，詢審才能。禮畢，帝問曰：「道人有何法術？」答曰：「臣遇至人授有紫金丹之妙術，若得之，上可以登仙入聖，中可以扶朝保國，下可以卻疾延年。今陛下外魔攻發，內戶不安，如人得病，命垂呼吸，必須培接，然後再甦。今欲治之，先將本國人馬將領挑選整肅，多捐錢糧，以安黎庶，使國富豐盈，方纔拒敵，何慮妖寇不伏也？」帝聞此言，欣然准奏，就封接命道人為上軍師，代天主事，即賜輪巾一頂、斗極皂袍一件、七星劍一口、黑旗一面，統領內外兵將，號令文武百官。道人領命，即調文武各官賢否冊清查，有能者取用。查得赤兌關巨口將軍丹朱，與肝腑甲乙寅卯神將，可於東路安營聽令；華池停赤龍將軍正倫，與肺腑庚申辛酉神將，可於西路安營聽令；銕門關諸牙將軍羅千，并部下三十六頭目，與心腑丙丁巳午神將，可於南路安營聽令；咽喉關勒命將軍虎賁，與腎腑壬癸亥子神將，可於北路安營聽令；辰州都督侯丹元，與脾腑辰戌丑未神將，可於中央安營提調。各寨將領軍兵，於子月進攻，以午月退寨。這正是：假他做向屋，安我

主人公。差人調集分定，請旨發征。偈曰：赤肉團中無位真，由來四大屬逡巡。黃冠未識圓通理，認著狂頭自取淪。

保精納氣，不外存想兩字。存想者，情根也，原非了義，宜其必敗。

西山王大戰五路兵

卻說西山王差人哨探古音王國聘有軍師，提兵大發，即時敕令大軍師六耳獼猴、大元帥含藏識，點就五營兵馬，整肅前進。這正是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卻說接命道人請旨，命下，於子月朔日開刀辭朝，督領大兵出西城，傳令各路依式而行。忽中營炮響，各路人馬齊箚西山之下，不分晝夜，連攻數陣。只見東路巨口將軍統眾前攻，正遇西山王左營頭目人馬，戰不數合，被貪魔運水、瞋魔放火、癡魔執迷魂扇鼓風、愛魔布五色絆索，將丹朱人馬混殺無蹤，大敗逃散；西路赤龍將軍統眾前攻，正遇西山王右營頭目人馬，戰不數合，被喜魔放犁泥、怒魔放毒、哀魔放攝魂聲、懼魔放插心破膽箭、好魔放千層網、惡魔放五毒、欲魔放輪迴車，將正倫人馬混殺無蹤，大敗逃散；南路諸牙將軍統眾前攻，正遇西山王前營頭目人馬，戰不數合，被色魔吐迷昏氣、受魔放刀山劍樹、想魔放碎心剖腹刀、行魔設銕墻銕壁、識魔撓殺物旗，將羅千人馬混殺無蹤，大敗逃散；北路勒命將軍統眾前攻，正遇西山王後營頭目人馬，戰不數合，被眼魔放飛沙污目、耳魔放怪聲大震、鼻魔放百香毒、舌魔下五味蠱、身魔設銕床銅柱、意魔布一十八重生死網，將虎賁人馬混殺無蹤，大敗逃散；中央都督侯統眾前攻，正遇西山王中營頭目人馬，戰不數合，被斷魔放木石、常魔放天羅地網，將丹元人馬混殺無蹤，大敗逃散。忽聽西山頂一聲炮響，只見得含藏識放氣一口，大火即作，將接命道人兩足化為灰塵；六耳獼猴掬水一洒，將接命道人肚腸溶為濁水；西山王吹風一口，將接命道人頭骨分化虛空。這正是：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尚自有風災。假饒脩到非非想，也則不如歸去來。西山王大勝，回寨，陞賞三軍。古音王國獨留數個殘兵，回朝報之聖上。帝聞之，仰天大哭：「朕作何業，遭此大毒大害？」這正是：若有藥而行火候，則金被火逼，飛騰至於離宮，化而為水，返以剋火，故火無炎上之患。今日是無藥而強行火候，則虛陽上攻，實以自焚其軀，返招禍矣。殿前般若丞相奏曰：「陛下且自寬懷，任他眼前紛繞繞，自取清閑一念真，何必憂慮？臣聞無為山靜玄洞有一空谷禪師，深知寂靜安

邦之理、正定滅魔之道，陛下可差覺照將軍領詔宣來，共論軍旅，未為晚也。」皇帝詔曰：「朕有天下，不幸連遭外魔侵害。今聞和尚道高德重、戒律精嚴，特宣入朝，上安邦國，下安黎庶。」覺照將軍領詔，辭朝，徑望南路前去。偈曰：有為不就又圖空，棄水還將入焰中。月下霜華人未見，草頭甘露自蔥蔥。

守定將門，不教魔入，此接命第一法也。一味攻擊，便有對敵，有對敵，便有勝負，道人自己討死。

空谷禪師計困西山

卻說覺照將軍領詔，前到無為山靜玄洞，參見空谷禪師。接詔畢，敘論變亂之事，師即執降魔拂、遼天杖，同覺照將軍下山，入朝見帝。帝問曰：「和尚不捨慈悲，護國安民，其德不淺。」師答曰：「修行人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。今見陛下意欲利己利人，貧僧只作一浪子憐客、貪杯識醉已耳，詎敢當其慈悲耶？但今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若誠意則心正，心正則身修，身修則家齊，家齊則國治，國治則天下可平矣。只如今，就以身為國，以心為主，以精氣血為民。凡欲得其身安心寧，必須端坐，收攝離境，不著一物。倘有一念起時，務須除滅，形如稿木，心若死灰，行住坐臥，語默皆然。久久純熟，體合虛空。如此，則內魔不起，外儻不侵，坦然自在矣。今陛下失其謹察，則內境已出，外境已入。若不早圖良策，是終亦必亡而已矣。」帝准其言，即問曰：「為今之計何如？」師曰：「陛下可敕詔通國州縣鎮宰，各領軍民人等，隨帶糧草，分作二隊。請震皇太子親督一隊，箚西山之後。貧僧自領一隊，箚西山之前。週圍高築垣墻，以木石塞閉谷口。上布天羅，下埋地網，困守隄防，日久月深，魔寇無糧，自餓死矣。倘伊欲破重圍，僧只以降魔拂、遼天杖向空一擲，彼必不敢妄動。」帝准，即敕調通國人馬，齊至轅門外，聽空谷禪師、震皇太子統率，聽令施行。時震皇太子辭了父王，駕青牛車一輦，手執青蓮華，同空谷禪師於寅月卯日出西城，至西山。人馬各分兩隊，前後箚定困守。偈曰：莫執心空為及第，還期熱惱有真如。松稍鶴立何曾異，懼懼一場看跛驢。

虛無之家，鬼澗其室空寂，原無用處。守尸之鬼，早被獼猴看破。

瞋愛二魔進計衝伐重圍

卻說西山王見空谷禪師與震皇太子領兵箚住前後二路，週圍築壇困守，似難拒敵。正憂悶間，大軍師六耳獼猴向前奏曰：「我王休慮，臣知空谷禪師乃枯坐守屍之鬼，震皇太子乃書生之見，縱有強兵，亦莫能勝。不如乘彼遠行累苦，五兵齊發，先擒禿僧，後捉震皇，復滅古音王國，江山可得矣。」王聽其言，即令大元帥含藏識催兵齊伐。時含藏識領命，即傳令四營大兵死戰。西山王與大軍師六耳獼猴，各執紅旗於中營，三聲炮響，四兵下山，直殺重圍。被空谷禪師將降魔拂、遼天杖向空一擲，只見西山王五營兵馬俱各心驚膽顫，頭目昏花，復入寨內，閉守不動。西山王無計可施，晝夜不安。忽左營魔王瞋、愛二人向前奏曰：「我王休慮，此等無作之徒，何足罣齒？只要我二人各顯神通，一誘震皇太子，一誘空谷禪師。若他起瞋起愛，我王直聽聲音為號，發兵四下相攻，一鼓可擒矣。」王聞其言，即令二人前去施行，二人領命。愛魔變作美女，是夜潛入震皇太子帳內。太子一見大驚：「這妖人從何而來，擅入我帳？」女曰：「妾非妖人，乃本國良民女。聞太子離宮日久，未免有楚襄之夢。妾固卑陋，可供枕蓆之歡。」太子見其冶容，聽其媚語，遂動其心，歌舞三更，愛心大作，其女故鬧戲論之聲，西山王聞之，發兵殺入帳內，震皇太子部下兵將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只見美女於帳內化為魔形，活捉太子，幸空中一神人垂手提出寨外得甦，餘兵大敗。瞋魔化作一道人，亦混入空谷禪師帳內。師見問曰：「全真在何山而來，如此暮夜？」道人答曰：「我見禪師是個大修行人，如何又作軍師？此必道理未明，故如是也，特意相勸。」師喝曰：「妖道！豈不聞忠君孝親乃人道之大本？欲成出世之果，先盡在世之因，焉敢如此胡說？」道人曰：「常聞修行人以慈悲為本，既言不是，又當再說，何故擅喝其人？豈不知華嚴座主臨命終時，瞋怒一聲，遂墮為蟒？」師聞此語，一時難忍，遂抽杖便打，被道人大鬧喧天。西山王聞之，領兵殺來，含藏識以目一鼓，大叫一聲：「變！變。」空谷禪師怒氣衝天，身騰虛空，化為毒蟒，墜入荒山溝壑之內，殘兵大敗，垣墻盡崩。西山王大勝歸山，封瞋、愛二魔為先鋒都元帥，大賞三軍。這正是，莫執忘形與死心，此個難醫病最深。只須探靜識淵源，始得見性合天真。可見空谷禪師真枯坐灰心，盲修瞎鍊，以故大限來時，不得其主，忽然一怒，墮為蟒矣。止存震皇太子領殘軍回朝，謁見父王。帝聞之，倒絕於地，群臣扶起，須臾方

甦。偈曰：無事休將無事看，心沉猶自起波瀾。冰魚壓筍何曾死？依舊回生鼻孔酸。

以色誘太子，以氣誘禪師，大奇！蓋人性最易牽染，寂中火種最易鼓煽，俱被敵人窺透，可憐！可憐！

表奏靈山老母求計

卻說圓滿皇帝被群臣扶起，甦醒，方坐半餉，止息氣定。殿前般若丞相出班奏曰：「一勝一敗，兵家之常。陛下保德存仁、寬宏納眾，自然天祐，諒不至於敗國亡身。臣知天竺國靈山大雷音寺摩尼閣無生老母，乃三界四生之慈母，若眾生有難，齎表求救，概捨悲愍之念而來解之。陛下可書一《心表》，差震皇太子與微臣同到彼處哀告。若肯解危，亦大幸矣。」帝從其言，遂入懸鑑閣，親書《心表》。其《表》曰：「大千世界古音王國圓滿清虛皇帝皇長子震皇，統領合國文武官員等，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謹具表文，百拜上言：伏以牝德為元，億類化生於腹裏，有情賴善，九品含包於域間，誠世出世界之總持，實法非法本之三昧，六凡均潤，四聖全滋，恭惟至真老母大人，真空秉彝，無極運變，其收則攝眾甫以入吸，其舒則發庶物以出呼，不暫不停而不遷，隨往隨來以隨順，匪離寂滅，屢關圓通。朕自受命於茲，心神蠢朴，禪國之後，意地純堅。恍兮若太虛之容，惚焉似幽玄之相。或時足翻頭覆，獨露於杳冥之場，或時日翬月昏，卓爾乎消息之境。歡踰豈已，宴樂何窮？只為末代之黎民，未識還家之要路，故縱纖毫之樞捩，竟成百萬之障門。禍起毘播迦，灼光轆轉，繼牽阿賴耶，發潤引流。再而瞋愛之魔軍，糾夥斷常之妒寇，又以貪欲之妖孽，結侶見聞之幻師。朝於中，暮於外，公明劫害；坐於後，行於前，暗昧銷磨。一日十二時，時時搬運；五更三四點，點點週旋。方欲伏智劍以剪除，返被號金虎而舒翼。邀求八覺之緣識，朋黨六耳之獼猴，帶領魄靈，督率蘊結，以群畜為知己之良友，視父兄作切齒之讎人，箚寨西山，大叛邦闍。初戰損接命道者，喪於水火風之至災；次敵壞空谷禪師，化為瞋怒恚之毒蟒。階次震動，肢節不安。伏願聖母慈悲燭倒懸之慘、調御宏惻隱之恩，掃絕烽煙，安慰蕃蕪。使朕復太和之雅氣，腑臟更胎；還性命之機關，嬰兒復孕。靡作失步之餘子，竟成過位之善財。下情曷勝，悚惕待命之至！」震皇太子與般若丞相領《表》，同出城外，徑往靈山參見無生老母。母覽《表》畢，歎曰：「無知底孩兒！豈不聞大道只在目前？所謂：『知者見

之謂之知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』汝父不解以人治人，而反騎牛覓牛，所以執於有而困於無，兩敗而兩不得力，是何道理？正是：打頭不遇明師，到老翻成骨董。蓋情者，乃性之所發；意者，乃心之所發。惟當誠意以正心，攝情以歸性，似有少分相應也。然此中有無須知，空實須究。所以，凡夫著有，不見有中之無；二乘著空，不見空中妙有。至虛而不知實之即虛，虛未極也；至靜而不知動之即靜，靜未極也。汝父只因未得其理，故爾有失其政。儒云：『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』子今既來，不為遲也。」老母遂動一念，忽見大慧明天常寂光國戒州禪那縣無何有鄉清虛境紫玄洞無位真人，即於雲端中墜下，問母曰：「老母有何見教？」母曰：「今古音王國圓滿皇帝被逆謀叛，地方不寧，齎《表》請我救急，特令汝前去代替決魔。」真人答曰：「母叫子行，不得不行。」遂辭母，與太子一陣清風，徑回本國。其國晝夜光明，燦爛不息。帝見，心甚歡樂，速令通國人民齋戒沐浴，焚香迎接，相會，定計擒魔。偈曰：歷歷腔中一鑑懸，歸來問白是真詮。化機織就鴛鴦枕，自在瑤池月下眠。

這回覷破娘來面，剎塵何處不如如。

無位真人定連環計

卻說無位真人一到國中，萬民安泰，十方肅靜，與帝同於殿上，會積群臣官僚，聽講連環計：「夫連環者，其則象天地造化之模、陰陽動靜之機，以太虛為應國之圖書，以大極為傳國之符璽，上安三十六層天羅，下布三十六層地網，中安一十二步空穴，以入連環。令震皇太子駕青牛、執青蓮花，於內住定，左右開洗心滌慮沐浴池，以戒、定、慧三人把三要路，檀波羅、尸波羅、羼提波羅、毘尼耶波羅、禪那波羅、般若波羅六個文相週圍防禦，大強精進勇猛將軍執丈六金鎗於玄關中立定，四無量、四無畏、七菩提、八正道為內應，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七助道品、三千威儀、八百細行為外合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各執曇華，縱橫圍繞，莊嚴陣勢，將朝門緊閉，只等貧道自執招風扇、駕遼大鶴，飛入渾化樓，先塞兌戶，次將垂簾洞二童子拔其見精，仍赴天鼓洞，用石閉緊，向空中招開巽戶，清風自發，眾魔一觸此風，盡化為灰塵，自然泯跡無存，惟有道者徑落連環圈內，受其熬煉，何愁天下不平、國心不安也？」帝聞之：「此計甚為希有。」群臣俱皆驚訝，先禮真人謝恩，然後驅遣人馬。禮畢，發令將分定人馬一時擺定，只候

魔來投伏。偈曰：不離華座發清機，妙用無方任顯微。法法都來非法法，寒光只在面門飛。

鐵鞋踏破無覓處，得來全不用工夫。妙絕！妙絕！

西山大王陷連環陣

卻說西山王差人探知圓滿皇帝得無位真人為大將軍、布列上下八方之陣勢，晝夜不安，無計可施，自歎曰：「英雄蓋世，無非大夢一場；富貴驚人，難免無常二字。爭人爭我，到底成空；誇會誇能，畢竟非實。止想遺臭萬年，誰知不保朝夕？況我僚屬皆係雜氣，如何抵真人之正法？」正憂慮間，大軍師六耳獼猴奏曰：「我王乃萬夫不當之勇，如何長他銳氣，滅己威風也？古人有言曰：『莫執無事為無事，往往事從無事生。』彼只以無位真人之幻境，以為安排無事。若我王哨領大兵，五路殺進，令含藏識放起變身風，迷著真人，我王直衝陣內，先滅圓滿、後殺震皇，然後整飭江山，此又是無事之中返有事也。」王曰：「甚罕其謀！倘此計能破彼陣，正是：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同太虛生閃電。軍師可傳令乘勢擊攻一陣，看事何如。」六耳獼猴即傳令各營兵齊發，炮響三聲，五路人馬殺入連環陣外，無門而入。舉頭纔看，只見無位真人在渾化樓上乘鶴翱翔，坦坦無礙。含藏識仰身一豎，變為三頭六臂，紅髮綠鬚，湧入虛空，吐風一口，欲化無位真人，被真人將扇輕輕招動一下，含藏識周身粉碎、微塵無影。六耳獼猴手執五陰棒，直上空中，欲打真人，又被真人一扇，墜入千旬海底，時間化為香水。五營頭目貪瞋癡愛等眾，一齊努力，欲攻陣門，又被真人默然念句梵天心咒，忽觀音菩薩騰空而來，手執楊枝，灌灑甘露，一切貪愛魔軍，盡化為香風而散。西山王見眾兵將個個無存、魂飛魄散，方欲逃奔，被真人一扇，從空中墜入連環圈內，被勇猛將軍一鎗插定，少頃，慧光四遍，通體皆明，霎時間，同震皇太子并青牛、青蓮華煉成一個小小嬰兒。四下文武百官，被無位真人攝入空中無影，獨留圓滿皇帝在殿前，惶惶無主。偈曰：當年分境各東西，今日歸來是舊蹊。澄水不翻金碧浪，一輪孤朗海中栖。

前以六耳獼猴始，此以觀世音終，大奇！惶惶無主，此謂真主。

真人皇帝，同碎虛空

卻說圓滿皇帝見無位真人用此神通，心中半喜半憂，行至連環圈側，叫聲：「太子。」無人答應，驚惶無路，昏昏悶悶。這正是：先天氣，後天氣；得之者，常似醉。遂兩手挽著真人：「朕原請你伏魔，未曾教你殺子。快說皇長子今在何處？」真人曰：「陛下真無知之赤子也。汝子尚存，不必思慮。」復拽帝至連環之傍，真人即將手撥開二圈，於空穴中取出嬰兒，手抹其腹，止有微息在臍上徹動。真人曰：「此即陛下之長子也。」帝接入懷，又問曰：「我兒先已長成，今日如何復小？」真人曰：「陛下不見張紫陽《悟真篇》云：『三五一都三個字，古今明者實然稀。東三南二同成五，北一西方四共之。戊己還從生數五，三家相見結嬰兒。嬰兒是一含真氣，十月胎完入聖基。』此即是入聖基之象也。」帝得其旨，將嬰兒緊固於胸中，行住坐臥，晝夜不離，國務不理，人情不識，天理不曉，黜聰明，隳肢體，忘物我，泯凡聖。真人曰：「陛下如何不理王事？」帝曰：「朕若理事，恐撒手擲下嬰兒，又枉前工。但只以不理而理、無為而為也。」真人曰：「陛下今日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、大辯若訥，不如詣靈山修行成佛也罷。」帝曰：「朕到這裏，上無諸佛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，佛之一字，永不喜聞，又有何道可修也？」真人曰：「不然，同貧道往洞中居處亦好。」帝曰：「真人之洞，有名有相、有國有鄉，我這裏無中為有、有中為無，不有而有、不無而無，以一大千界為一芥子許、以一芥子又為大千界，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、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，建立在我、掃蕩亦在我，何故與爾同行？」真人曰：「既不同往洞中，可出劫外優遊何如？」帝曰：「若說劫外，即有劫內，我這裏本無內外、本無生滅，不增不減，不有不空，兩足履不盡之清風、一鼾了無窮之世界，要那優遊何幹？」真人曰：「望陛下與貧道粉碎虛空，縱橫無礙何如？」帝曰：「奇哉！奇哉！」二人遂舒起手，不用其拳，將虛空打為粉碎，莫知何所。要知那畔還家路，急早還須這裏尋。(門人慧機曰：「離卻那畔，這裏又作麼生？須別具眼始得。」)偈曰：識破威音那畔時，白雲出沒本無思。慇懃為說真空理，淺水蘆花有鷺鷥。

外黨攻鑠，皆繇家鬼作祟，所謂家道不和鄰里欺也。迷則為讎為敵，悟則種種皆我外護，所以，夷狄諸邊日寇中國，而不能不貼服於聖明之手。有天下國家者，其知之；盡性致命者，其知之。客有讀者頌云：「分明只在通身裏，捨命和他戰一場。」余謂：「直待殺取，未免多弄手腳，不如煽息心頭火，鎗刀器械一齊丟。」(又評)

古音王傳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